

文苑詩餘

太乙山人著

天仙子 暮春

好景拋人留不住  
雨泥殘英風撓絮  
等閑莫上小樓看  
樵吊古漁競渡  
杜鵑啼處平陵暮  
第五橋西谷口路  
去歲今朝携酒處  
兒童笑我為春忙  
江上塢犬守戶主人料



也尋春去

漁家傲 雙溪

郭外到溪十二里六灣紅樹六灣  
水曲水如環田似綺風物美人家  
住在仙源裏青草池塘微雨霽  
日高猶伴鴛鴦睡睡起溪頭沒一  
事閑料理無塵到耳何勞洗

562926  
013'39

長相思 紀異

愛青蓮賞青蓮林萊與菱色色鮮  
茶烹泉內泉

興悠然思杳然紫玉峯頭綠羽仙  
人游天上天

自況

形也全氣也全老子雖然未得仙



一年勝一年

心上田足下泉且灌醅酬且晏眠  
佳期候月圓

閨怨

想南州夢南州夢裡歡娛覺後愁  
愁時獨倚樓

朝登樓暮登樓樓上蕭郎何處遊

江山滿目秋

梧葉凋楓葉凋門掩西風夜寂寥  
樓閑碧玉簫

莫空勞雁空勞玉牘塵生錦字消  
窗閑紫兔毫

滿庭芳

新月啣山斷虹沒水嬌雲欲雨還



晴酒闌假寐覺後帶餘醒門外有  
人繫馬又安排茶碗茶枰得意處  
歌憐小小舞愛卿卿看他昏世  
界鬧中網利險處求名總不留後  
步只辨前程回首十年託事猛然  
一念心驚爭得似情人勸酒爛醉  
臥旗亭

蝶戀花

席上

牆外鷄啼昏又晚風雨催花紅紫  
無多少荷蓋初圓梅彈小燕巖絮  
聒鶯聲悄席上群娃矜玉貌一  
種娉婷大拚十年好幾度花間開  
口笑笙歌未散朱顏老

閨怨



兩兩飛鴻雙語燕。銀漢追隨金屋。  
常相見。偏是游人音信斷。教人獨  
守紅樓院。十二闌干都倚遍。望  
盡南天想像檀郎面。金勒不來芳  
草怨。博山直冷沉香篆。

菩薩蠻

危樓夜冷香衾薄。孤幃夢醒燈花  
闕。

落秋盡雁數多。偏從樓上過。  
裡多惆悵。早上山頭望。望處化為  
山。游人尚未還。

鳳凰臺上簫聲遠。鴛鴦枕畔啼紅  
滿。孤枕片時眠。行人在眼前。  
風外芙蓉杵。枕上梧桐雨。積雨莫經  
秋。歸人在路頭。



浣溪沙

雨過池塘春水深。白鷗弄荷綠。魚  
沉羅衣新試峭寒侵。塞客不來  
閑玉版。紅綃陪侍理瑤琴。此時幽  
興正難禁。

柳榭新傳桃葉詩。鶯兒低唱鷓鴣  
詞。梅英勸酒忍推辭。花影過階

人已靜。群娃倚醉欲眠時。競舒纖  
指拂殘碁。

春思

秘閣前邊小榭中。安排繡几理絲  
桐。翻嫌幽怨亂東風。鴻雁不來  
春信斷。梨花落盡畫堂空。時時對  
鏡減芳容。



風入羅幃花氣香那堪夢短晝偏  
長不防蝶粉污殘粧獨倚危闌  
愁薄暮微聞孤雁度橫塘餘音漸  
遠斷肝腸

憶王孫

王孫何處恣狂游曾折梅花向隴  
頭欲憑驛使寄南州路悠悠一種

相思兩地愁

一春好事又難同詩卷無心筆硯  
慵欲裁佳句托歸鴻恨重重錦字  
瑤函和淚封

卜筮子

開遍檻中花抵斷門前柳佳期約  
在仲春時又過清明後



雁陣不離群鶯語逐求友池上鷺  
鷺太復來兩兩常相守

恨他浪蕩人那種相思樹樹杪花  
飛春又歸何不將愁去

雲斷九疑峰水杳三湘渡只在江  
南四十州有夢無尋處

唐多令

登黃鶴樓寄趙住野

一月寄新洲三登黃鶴樓望吳門  
雲水悠悠桂楫不來楓葉改欲去  
又還留 雁鷺易生愁江關堪白  
頭笑吾曹天地浮漚眼底魚龍吟  
不盡都付我一囊收

臨江仙

徙倚紅扉憂蓐暑乾坤毒蘊

東坡先生



南樓遙對祝融峯  
看雲皆是火揮  
羽不生風  
正是文園人病渴那  
堪炎積氣迷蒙  
紅塵隔斷水晶宮  
簾水空自展肌玉也難同

暮秋

風送殘霞隨雁陣  
雁聲遠下瀟湘  
楓丹梧碧菊花黃  
新醅尋酒肆鮮

卿問奧果  
醉倚北窓酣睡足不  
知身在羲皇任他門外馬蹄忙  
榮枯皆白首清濁付滄浪

一剪梅

乍雨初過翠簾涼  
為惱餘紅暫解  
新粧欲憑好夢到他行  
春睡厭厭  
空自長  
睡起南樓望夕陽  
難留



旅雁易去韶光雙箋疊錦墨花香  
製就新章惱斷離腸

水調歌頭 討異

循岩攀葛藟冒瀑度虹橋去處朝  
霞掩徑隱隱玉峯高只為雲房舊  
約直向曹溪深處烟水不辭勞料  
得青田裡三秀始生苗 干寶錄

九節杖五銖施行逢十幻都憑一  
劍斬群妖漫道交梨火棗只是黃  
芽白雪無个也難消人間何事好  
出世是英豪

閔世

靜觀千古內多少濟時才總是流  
萍逝水一去不回來驀地青



里突爾黃金滿屋都不起心。日  
到西山日暮餘興尚徘徊。鄧通  
山樊噲園石崇財榮華蓋也一時  
盡向土中埋。往歲渴尼未實昨夜  
水山已倒今日被人氣樓臺棲穴  
鼠碑表沒苔苔。

滿江紅

每箇英雄笑往事逢場掀撲輪轉  
到自家頭上依然同局。歹毒心腸  
篋裡箭。昏迷世事蕉中鹿。料後車  
仍舊走羊腸。仍顛覆。八箇字文  
和福。兩件事榮與辱。任天公悲喜  
旋安題目。身若閑時須笑樂。路逢  
窮處休啼哭。問浮生何似草頭霜。



風前燭

中秋

疊障叢林共捧出一輪好照芳沼  
畔蓮衣半落桂英初發湛露飄零  
白紵濕玉繩牽引銀河浹笑王劉  
授簡未成章杯頻罰隱士袍狂  
生襪東市酒西山巖看蒼英雅會

風光奇絕楚女弄絃雲雨從商胡  
吹竹喚龍咽儘今宵人與月團圓  
明辰別



文苑詩餘終

大乙張先生經海錄序

自<sub>三</sub>持經夷而胃足默因之井沸師  
老餉錫物相播煽宣<sub>二</sub>湖海禮<sub>一</sub>  
張廬

天子、宵旰思所庶民信者後<sub>一</sub>名每



瞻湖以西表裡山河經林立其有紀  
澤之遠近乎通緣調順輒匿行  
乃石橫道居者慣諱已亡後亦或  
職主在而策不依易子澤生心飢

具亦以勢而臨躡之擁牙之抑結弓矢

子下為瘠以在振城居而市按劫殺辱

勢撻弟虜日在纏而有所倚者後而

且身歎駭時與月列扼腕裂眦皆如所

沿胸膈呈甲子而一洗其耻意有節制令

攜太乙張先生所著議以論以子以



初而因風於手其食之不足今者有通志  
而夫先生接祚宮同與漢陳留公嗣孫  
若若楊能折權好之角伏

祇陞之蒲掛神武之冠湖將生之徑如

其力於女王早其公可矣東萊輝以映國大恩

其後之更不識也昭世若經傳之有

折而權以空環之窮以源折在之

東而權以是且鍾沙印泥琅琳振也

當是時

國宗方假重席泰將士杜桓都庾亮



物賦之。人。潼。馬。肘。見。陸。決。不。期。物。紀。  
而。先生。發。振。盡。受。陰。興。乎。以。有。以。顯。盡。  
之。將。得。日。將。在。軍。中。外。人。有。心。膽。寧。有。主。父。  
而。當。明。子。久。等。存。生。論。兵。曰。韓。信。驅。而。井。  
破。趙。廣。允。父。叔。梁。師。破。之。而。劫。其。女。曰。則。

兵。患。允。拔。兵。患。驕。詐。餉。曰。徙。民。入。粟。必。見。  
計。而。此。田。益。美。故。轉。悉。歸。有。家。  
世。所。材。恤。困。用。間。守。信。遂。中。一。決。為。  
大。事。與。兵。食。相。佐。而。決。定。後。自。之。氣。更。  
進。露。于。持。於。石。多。在。禹。釋。石。龍。產。



而此廟之所謂駐顏鶴長款延香而  
味與之相之瀟灑誠如也乃以乘之府  
雅為第之莊之奇之廟之望獨乘得駁  
帶分風剪沐類類以地神治東而友  
碧山乎哉夫何事敬者置之任之任

國之夏之齊而謬之操南之古進也邯鄲  
競奏官類湮之塞山橋之開之故血  
藏之藏之毒與潢江之獨弄其年之起  
而新之接也活靈之實也之其法則其  
之之蓋拙黃鍾之篇以生也黃春臣



明懷獻而為鐸世之師也後之君子  
端有之矣手所據也其所以感之至尺身  
鑲且為之必矣

時

崇禎歲次己巳之春要月閏中初四日

使上谷賈鴻洙書于雍之衡鑑堂





續濟錄

武功張 鍊伯純甫君

上谷賈鴻洙憲仲甫君

新安劉淳然興伯甫訂

籌邊議

選將

夫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在軍中。如人有  
心膽。家有主父。雖以弱兵處危地而不懼者。將  
勝也。夫簡材於林。十木當有一柱。必視九木皆



劣也。而後用其一焉。百木當有一梁。必視九十  
九木皆劣也。而後用其一焉。期尋丈之規。當始  
於尺寸。藉鈞石之重。必肇於錙銖。古人論將。嘗  
以聰明睿智。神武不殺。仁義智勇信。爲德。爲和。  
代之上。呂望一人而已。論於三代之下。則起剪  
顧牧。司馬穰苴之流。皆所不及。誦其書。則爲苑  
誠。搜討文武之士。以膺勝負之寄。則邈然歎矣。  
夫張良佐漢。而群策畢舉。房杜翊唐。而秦郢公  
父如林。劉李真無御將之才。而王鎮惡沈林  
輩不終其事。郭子儀有蕙容之量。而李光弼李  
晟渾成之徒。舉出其門。自

世宗朝西北頗有虜患。

九重妙簡將臣之詔。無數歲無之。公卿臺省會  
推。將臣之疏。無數歲無之。舉之

朝中。試之邊陲。推轂於東。移節於西。卓然見其  
就功者。經畧大率一人而已。今天下四海西北  
九鎮。豈無智勇出群之士。可驅策爲一方昇翰



者。惟大率寄明於文武有識之士。使各舉所知。審其才也。而錄之。欲知所蘊。以已見叩之。小試於險。難保其不負也。而用之。如是則真材以類而至矣。昔者後趙擊涼州。張重華以裴恒禦之。不敵。司馬張軌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主雖賢。而艾蕪資文武可用也。重華用之。破強趙。存弱涼。晉廷以秦寇詔求良將。謝安以兄子謝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晉主用之。而敗雄秦。扶危晉。夫西涼一隅。東晉偏安。御艾以聚擊散。謝玄以少擊衆。在當時世將中。此善於彼。視其可用而用之。無大異也。然雖處囊中。久而脫穎。寶劍在壁。間感風塵。而離室。士欲乘時效節。近在偏裨。遠在徒伍。如艾玄者。豈有限哉。顧欲擇之。審用之。必無不濟也。

集兵

夫無兵可憂。有兵不足恃。與無兵同。非招募不能集。兵應募者寡。復擇而取之。不適於用。與不



招募同去歲以荒冗之兵當橫空之虜鋒未交也固已知其一敗塗地人見其敗之慘也遂視北虜如雷霆虎兕必不可磨墮羽在地群鳥高翔赴募者雖以重利縻之人各較其重輕誰肯觸雷霆聞虎兕置此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以博利者此招募之難以得衆也然以百金招一兵以萬金招百兵苟能一與虜遇而不北雖厚費弗恤也今以難萃之人以待莫磨之虜強而使之又如前日非計也夫兵一也陳餘以盛兵不能自存韓信驅市井之民破趙仍以趙敗兵下燕齊王權以全師潰於招關虞允文收王權潰師破金亮虎旅數十萬使臨時簡練其能及乎自洮陽敗却之後寰宇之內環而視之人懷息惕謂虜勢不可復支乃今大率出奇制勝聊遣偏裨虜來輒有斬獲過其衝突殲其渠魁使彼盛氣而來扶傷而去者皆前日未練之士也是兵何有常形哉夫我有數功彼遭累創人心不專於畏愆因而從容招募兵可漸集亦可責

大效也。竊聞四鎮官軍共十二萬二千有奇。備  
禦官軍一萬三千有奇。中間必有逃亡空缺。卽  
平常無警。固當補完舊籍。外有招募及各鎮調  
集選兵。使有技能者教之。有膽智者率之。亦自  
足用。夫兵視敵。糧視兵。敵衆而我寡。戰將之恤  
也。兵多而糧少。主將之恤也。馴兵患冗。技兵患  
驕。冗兵在伍。則坐食。赴敵則先北。裁而去之。爲  
易。驕兵外不尅敵。內能凌主。十人在伍。則倡亂  
千人。百人在伍。則倡亂萬人。古今造大孽。損大  
計者。皆驕兵也。處之宜詳。去之宜豫。然招募之  
兵。宜在近地。無逾一二百里。聚之則在伍。散之  
則各安其室。無如五季藩鎮之兵。紛然雜至。多  
在數百里千里之外。一日平綏。罷遣而歸。游手  
無藉之人。或聚而爲盜。或轉而資敵。得力甚微。  
遺害則劇。此又招募者所當慎也。

### 恤困

往者戎翟敗盟。掃地西來。早時雜處民間。漫爲  
好詞。謂當一家無二。令男子負薪。抹馬婦人炊



爨夜間同寢處一語違難挺刃並下汚辱屠戮  
口不忍言既富既飽連累重累而去虜去軍士  
入室方盡情細揀凡目可見方可舉地窟中隱  
物搜索不遺絲髮迄今四野蕭條如由來未有人  
烟之境此民間之苦也。其馬望塵先奔  
摧敗之餘展轉草間衣糧無賴聞虜騎在近不  
論我兵衆寡強弱能當與不能當遣與對壘纔  
出壘門卽推閉於外前無援旅後無應兵勝負  
生死悉置之不問去秋虜王洗陽我兵遇之值

霖雨經旬遠聽者謂天意殛虜不知虜奪民廬  
居之悉處燥地我兵反在雨中以枵腹泛寒水  
晝夜不得食眠未戰而先斃者十已二三此兵  
間之苦也。昔之造厲階者何人今之仰望而勤  
恤者又何人。其有重門之外遠於萬里饑寒  
憔悴終身死亡不恤不顧且諱之丁此者誰不  
怨然以此敵愾悲憤可知。邇者四境之遠如在  
目前遣使巡行部里問其疾苦上情下究下  
情上達凡有文告皆出於至誠惻怛丁此者誰

不懷威以此赴敵激谷可知近聞大率駐節涼  
州衆皆以延膚威之而未察其深也夫涼州五  
郡界定河西本以聯屬內地爲難且頻經毒虜  
蹂踐彼中望目望援不謂力不能贍乃謂以贅  
瘤棄之故居常快對以秦越人相視此行蒞之  
必有情言惠以安反側以冀方域乃聖計也  
夫關中天下肩背河西關中藩籬河西安則關  
中安關中安則關東無虞  
皇極承眞非細事也

積財

昔漢文之世匈奴內侵邊境無備晁錯上言徙  
民實塞下塞下之民隨足使內地之民入粟拜  
官免罪塞下之粟隨足景帝不改其策武帝因  
之資其厚積命將出師坐收鞭撻四夷之功當  
時富強猶日孜孜先備財用而後攻取今日貧  
弱有目前之急建新城葺舊城開斬棄壘造火  
制器集兵練兵賞功恤創師行而費食民饑而  
待哺事無巨細種種湏財小物不周動妨大計



是必上請

九重下赴公卿堂省詳論而熟數之以無私之心建必從之議如去秋西北小熟今春穀粟猶賤宜檄所在廣糴而預致之使成臨之地隨處皆滿如拜官免罪有財者無論遐邇悉所樂從金幣自囊裹穀自輦但計程平值不與民間扣關則調外之財可川流雲擁而至矣竊計昔年四鎮歲供軍餉共一百六十二萬有奇鹽課三十三萬有奇

內帑特頒一十七萬衣綿芻藁一切和戎雜費皆歲例不可削減者此外更當招商報申使鹽利源源與歲例表裏應時兼濟可也昔劉晏在晚唐區以推鹽佐軍興上不請

內帑下不侵兩稅提兵四十萬然稱裕今其人雖逝其法可尋正當講求力主行之俟屯田既立而互用之

屯田

自古英賢之君忠賢之士當諸侯割劇華夷分

爭之代以師行而糧從餽運不繼相其臨戎廣  
野使成卒耕稼其間耕而有獲以十一二輸官  
以十八九自贍由來以爲良法美意者屯田是  
也趙充國以二羗反叛廣田金城期年之間使  
先零坐斃者曹操以征伐四方屯田許下懇荒  
積穀無遠運之勞諸葛亮與魏將嚴拒乃從容  
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畏而歛避鄧艾與吳爲  
鄰開河渠溉田通漕江淮大爲伐吳之資嗣是  
歷世因之其法侵備其利侵博於今桀虐陸梁  
非兵無以禦虜非食無以養兵百計集兵千方  
足食而獨不及屯田者何也我

太祖體國經野屯田遍天下而邊境爲多九邊  
皆設屯田而西北爲最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爲  
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墾田之令邊方閑田  
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限畝輸租者爲額內之  
田不起科者爲額外之田然法久弊生弊久法  
盡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爲豪強兼并爲官校侵  
奪爲巧慧移丘易畝汨沒於田混亂於藉征輸



徒有其名芻粟不爲

國用至於招商關中責令募兵墾田保伍屯聚視功力給牒予鹽酬值初時上下同利今復爲敵商漁壞泥而不行然經界在田中開列在紙上非高遠難行之事無幽隱不可究之情但求憂

國敏事之臣專任責成待以不次之位其規畫措置一事聽其自爲直以期年爲限使田額如舊課程如舊無占種影射包暗如舊隨處有田

隨處行師芻糧如待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有卒

徒將領以足兵有溝洫隴畛以助險有樹藝園林以助耕轉盼之間變荒積爲豐壤易流莠而樂康阜民足國未有善於此者昔唐德宗問李泌復唐兵之策以兵多食少欲減京西戍兵泌請發左藏積緡因黨項易牛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夏秋耕荒田而種之沃土久荒牧入必多戍卒獲利則願耕者衆旣因田致富則不思歸及戍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

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而遺之是後  
收入既腴耕者願留家人願來變關中之疲弊  
爲富強泌之一言卽日行之如彼其速卽年獲  
效如彼其厚矧在今日大修屯政簡付得人今  
年舉之則明年報功快食其利矣其他邊遠  
畧十百千萬無如此事爲急要也

用間

夫間非君子忠信之道不得已而用於夷狄叛  
臣陰濟時艱可也故陳平布兼金具惡草而范  
增無以自明曹操以交馬論舊冑書檄交而韓  
馬不相保唐太宗渭橋質責香火之情而突利  
頡利互疑尚結贊漫數渾咸馬燧而德宗大惑  
此皆隨寓生情見形起釁以其有間可投也隋  
文帝周突厥攝圖大爲邊患隋命三鎮大帥發  
兵屯備北境長孫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  
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內忌外同易  
可離間上書謂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遂  
通使玷厥說合阿波率率達頭處羅侯反間既



行果相猜忌。五酋自相魚肉。破壞而隋制其勝矣。大業中。處羅可汗矜抗不從征討。會酋長射圍。遣使求婚。斐矩奏曰。射圍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代爲可汗。君臨西面。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結援。願禮其使。則突厥勢分矣。隋帝從之。其後果來歸款。爲中國用者。至唐不衰也。比聞順義王庸弱。彼中君長易之火烈赤。驕橫事多。與王爲逆。三娘子白寡婦各有私。人以爲謀主。諸酋四五十人。有衆一旅者。卽不相下。較之五單于。五突厥爭國之時。尤爲紛亂。使命往來周旋既久。與吾人在彼中者。通意大利生貪。大害生怨。但以斷養卒之慧詰者。導之激之。足令彼中多事。而我可以少事矣。近聞火酋恃其強盛。不欲例請封號。封號極不過爲王。如順義王中國臣子也。唐太宗見諸夷君長歸義者。隨予王爵。德宗以文武大臣有社稷之功者。亦各封王。過此而五季而宋。與契丹金元。強而平交。弱而雌伏。彼我稱謂。有不忍言者。若但志在王侯。

何足思哉。然火酋乞封。必須關白順義。順義不  
爲請。則與火酋爲忤。順義爲請。火酋得封。則一  
國一主。麾下偏裨部落。互相雄視。固不俟密使  
咕嚕。而我收漁人之利矣。

守禦

大關中四塞。天地自然之險。外有黃河自西而  
東。一區沃壤。宜稼並河。  
湖方秦使蒙恬逐匈奴。盛時莫不郡縣其

中我

太祖取關中。猶爲內地。正統中都督王楨奏。築  
沿邊堡塞。委河套於塞外。遂使虜爲巢穴。據而  
入寇。迄今邊氓止知忿虜。不知忿虜將直取一  
時之便。以棄巨險爲失計也。甘涼五郡。雖介在  
河西。山來爲中國藩屏。附城左方。番夷居戎右  
地。中間如西海子。捏公川。諸處水草繁衍。爲三  
方樂土。使彼盤據牧獵。遂爲室家。建浮圖。集僧  
講。因而蚕食番。此當時老酋始謀雄譎。雖



中國巧謀者不如也。每聞虜賊入掠村落。既盡傍尋遠境。履羊腸小道。兩傍有高岸。而中有深谷。一人荷戈。百人莫前。十人下石。萬人不敢度者。彼皆從容去來。如履無人之境。前日虜衆欲度洮河。從洮州城外浮橋。魚貫而過。比入渭源。掩捕人民。虜掠婦女畜產。信宿而盡。善戰而歸。夫以弱民無宿備。固不敢責與虜鬪也。使當時斫斷鐵紐。放散浮橋。虜騎如何得南。借使得南。乘其未返。放散浮橋。如何得北。欲南欲北之際。豈無諷津之吏。豈無成邏之卒。豈無一弩一礮。一震恐之。乃竟寂然無聞。豈不大可恨哉。秦始皇築長城數千里防胡。疆境遼濶。後人難以守禦。隋文帝以突厥啓民率衆歸附。命長孫晟築大利城於朔州。從五原以河爲固。於勝夏之間。東西抵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以處其衆。而通望防胡之策。後世因之以爲便。利我。

世宗八年。總督王公以虜騎蹂躪鹽池。自定邊至花馬池。掘塹五十里防護。而鹽池以寧。自南

山口至靈州青水營長二百三十里。爲虜騎大舉入寇之路。奏請掘塹防遏。而虜騎不入。又於嚮石溝至下馬房。修浚舊塹。及乾鹽池。青沙現。刺崖。浚渠。以杜虜入臨塞之路。其他隨山刊削。益崇助險者。無慮數十百處。當時乍見。以爲迂緩。後來遮虜不得長驅。真爲巨防。

朝廷下璽書褒美。內外始信爲奇矣。然垣塹自王公逝後。雖風沙埋沒。於今必有陳跡可尋。虜雖狎於大衆。經行慮有隱伏。傾覆必遠。若實陂。

澤。今當於平田曠野。彼所必由之地。掘爲橫塹。

塹內深潤。塹外築垣。連塹高深。悉如舊制。數十步爲竇。數里爲閘門。伏壯士利器毒火於內。以防攻越。洮河東注。兩山夾輔。南北不盈十五里。前日虜來。我兵卽於此失和。當於上流掘橫塹。高深如北地。更於南山林深岩峻處。建堡。下通河。塹日夜嚴警而守之。虜雖衆強。將亦疑憚。而不敢近矣。夫王者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境。守險之謂也。有天地自然之險。則守之無天地自



然之險則設險以守之太公六韜多言守禦之具蓋兩車相拒以守爲先邊境禦虜以守爲主我以守而強彼以守而弱我以守而泰彼以守而窮始可言戰非戰也逐走北也

遠計

夫禦虜之道多端今日禦虜無如養銳息爭養銳息爭無如堅壁清野而虜之前却我之強弱弗計焉何也明者視遠勇者舉重雖有其機勿喜雖有其隙勿窺以一人易十人以十人易百

人勿幸其機心積慮耗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

飽待饑畫地而守之而一勝一負多勝少負非

所算也愚庸無知狂於小利故敢後援我兵自

去冬迄今四戰四捷夫我兵以敗取勝彼兵以

勝取敗勝敗之間乃主主之非有他端也且彼

以數百人來我以數千人當之以十人敵一人

未爲害也使彼以數萬人來則我何以當之使

更以數十萬人來又何以當之夫兩國治兵在

數十年之前用兵在一日之內計我什伍相臨

與虜孰多。旗數相同。與虜孰威。矢刃相加。與虜孰勝。此而較之。雖有智將勁卒。未敢必也。故曰。事欲求可。功欲求成。百戰百勝。非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或曰。虜以畜產孕字累重。難以馳載。懇祈逾春而歸。駐程公川者。亦且移徙行當拔幕而去矣。然順義王火烈赤三娘子白寡婦皆燕雲虜也。彼自燕雲而來。復向燕雲而去。在彼始可言歸。在我亦不得辭嚴矧於近地。去住徘徊。即可保其善歸乎。夫虜大舉入寇。一技未施。且懷去年之利。忿今年之失利。必不肯俛首忍氣而返。其理甚明。借使今日與盟而去。七八月復至。可忘備乎。今年與盟而去。明年不至。後年復至。可忘備乎。恭傲在彼。先事預防。無一時一事不備在我。欲戰在彼。堅不與戰在我。司馬懿畏蜀如虎。人皆謂之。卒使孔明斃於忍辱。以全國之大計。人復趙之。李牧守趙邊。初時禁士歛畜牧。虜小至。不與交鋒。及玩而大至。一戰放殺逐北。是後不敢近塞。蓋屈伸之道。



勝負之機也。今日之勢，我有三敗，彼有四敗。在我無良將，無精兵，無厚儲，以此取敗，不待智者而知也。在彼計不夙定，輕負香火，取敗一也。入寇不以時，得時散緩，遲遲出單師輕挑，取敗二也。師克在和，與衆酋違疑，取敗三也。集大衆盤桓於西海子，捏公川食盡不繼，下怨上恐，悉兵家所忌，取敗四也。夫我之敗道，彼既乘之矣。彼之敗道，不在今年秋高馬肥時，當在冬深明春草枯馬瘠時。毋欲速，毋見小利，堅忍以俟，此彼之敗道也。

武功張 鍾伯純甫著

上谷賈鴻澤憲仲甫選

新安劉淳然興伯甫訂

鹽法議

夫食鹽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民也上古無征近古薄征以佐

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

國爲可貴耳關中食鹽一出於河東一出於花



馬池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章靈州西章去三  
輔絕遠事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  
矣花馬池鹽北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  
河東鹽並行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行謂之  
官鹽花馬池鹽私自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  
私鹽不便於官鹽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  
官鹽其弊有美行鹽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徒

不紙上陳

西河東

西河東美鹽絕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苦惡  
中人不以入口惟耕夫寡婦勉食之計其所  
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實未嘗行之一也往年  
商人慮惡鹽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輦運外加  
樣鹽包封印記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輦者自  
惡唱戶分鹽畏如飲鴆計帳徵價峻於正稅今  
雖暫止既爲故事恐不但已二也商人賣鹽與  
販夫隨以小票鹽盡票不收毀官鹽不至西路  
則無票無票則通書店肆負販細人詣東路白

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由來互相欺抵三也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制盜賣僥倖者冒利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禁迄今未已四也必欲禁花馬池私鹽其弊有五關中民貧衣食驅遣賦稅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鹽單件斗升之利一爲公人所獲則身入陷阱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旣爲因繫內無供餽冬月多斃於獄考驛逋囚帳鹽徒居半死者又居強半民命可恤二也小販懼捕結聚大夥經山路要隘遇公人勢強則抵敵勢弱則冒險奔迸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與有力慣販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爲導護惟卑弱貧瘡者捕之或以升斗惡鹽強入路人篋袋執以報功使無辜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食私幫公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憊動經時月候文曠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爲無補五也夫物力不齊物之情也好美惡惡趨利就便民之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褒多益寡因俗



成務司

國計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帶支坐困新商超納無幾澆陋徒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矣河東一池雖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二鎮則有餘自然之勢也以人情言河東鹽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沙勒售假票其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鹽百方禁之使不得行至於比屋破產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強也以

臣計言河東歲課一十九萬有奇花馬二池歲課不盈數千河東鹽一引三錢有奇二池鹽一石六分有奇如是則縣有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

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塞垣棄取不時故課亦微取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夫河東鹽既不能及遠二池鹽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鹽而盜買鹽賣終非常理今當重開二池鹽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三

府所管食河東鹽一十一萬有奇歲課卽照  
司之貢三府代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鹽  
史則遠觀無異督禁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  
保無纖爽而關中可少事矣夫啓害者擇其害  
與利者取其利今不弛二池鹽禁則愚民被  
逮供餽爲費罪贖爲費奸人騙詐爲費兵民歲  
增工食爲費官吏比銷爲費一切顯隱猥雜不  
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千瘡  
百竅徒然費之而下賤民命上損

國體又餘鹽也僅今一池二池鹽禁則愚民被  
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奸人騙詐可省歲增工  
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  
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不識不知  
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

國體又餘福也夫人情不甚遠北聞鹽法侍御  
皆一時英碩表表長者使其聞見悉如關中人  
習知其利病則亦何憚而不爲良處哉但其受  
命而來也惟以行官鹽禁私鹽爲職而反是則



駭矣地非素饒事未前聞雖聖人有所不知者  
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

國家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  
便人心不昧因革有時此又關斯民之幸不幸  
也

### 錢法議

古者錢幣之設所以權百物平市例佐荒殘利  
民阜國美制也考之載籍如管子論禹湯之幣  
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作幣  
救民之饑至於太公爲泉幣其法侵備而民無  
僞巧官無防禁漢興文帝使民得自鑄錢市式  
不二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天下非三  
官錢不得行後世錢幣侵廣民間事無巨細惟  
用錢爲便向見東南行錢邑里財貨流通閭閻  
繁庶心賞之以爲錢幣處處可行而間有不能  
行者下之私造猥雜上之督禁不專切也夫錢  
雖微物而爲用甚劇制雖沿古懲其幣而改作  
類欲齊同行欲經久必精求古人開物成務之

意而後可善其事今不問能否直以司錢穀者處之而又遷代靡常微銅於郡邑不論美惡悉歛民間鑑金僧道磬鐸污雜之物充之工匠徒有籍而不擇良鑑冶屏幹徒具形器而不求美故不待銘寫呈視日恐其惡矣予謂

聖朝錢幣俎痛除古人當千直百鷲眼榆莢鉛鐵麤卷一切取便月前苟且之制可期隨方行用歷數千百年無滯者有四事焉一曰工欲巧未經鼓鑄先集工匠嘗試之合拙者雅效巧者並臻便利而後用之二曰銅欲精練昔人鼓鑄多因產銅山窟資其銅炭今爐冶遺跡隨處有之卽其地而建鑪可省民財強半且銅出原礦無所混淆三曰形質欲秀夫錢者傳世之寶肉好必嚴俊重輕必適均使人見而愛之如漢鑄五銖錢自漢至隋數百年雖好尚不同而五銖終不能易唐鑄開元錢自唐至宋元千數百年雖體裁多端而開元常爲諸品先他如祥符祥元太平天禧之類與二代並稱但歲久散失存



若無幾存者宜與五銖開元並行作者宜以五銖開元爲雅輕於此重於此汚雜醜惡於此者悉不得行四曰上下通行夫民懷兩稅甚於衣食使關開用錢而租賦不用則人情疑阻久而自廢必量所需施於近地不遠輸者與銀並徵兩用之則公私同好官民畢濟可經久而不格矣夫錢幣一物議者籍籍作者紛紛求其折衷悉無如五銖開元者必

罪其人而官沒其幣事必付之能者專任而責其成功宜無不辨如昔年京師之作前年關中之作漫無主者皆以雜銅拙工鑄爲惡錢旋即廢閣徒費民財不資民用有之不如無之作之不如已之爲愈也

### 徒工議

予往時舟行潞河見引舟人多驛遞徒工自謂官免刑聽羈保居外舍應役咸樂爲用無逃起者因思此法乃一時一地取便行之若施之

天下乃仁術也夫百姓犯徒富者折納工食不  
過數金卽沛然釋之貧者俛首入驛造之獄旋  
無虛月官吏苛索獄卒凌虐刑併而死凍餒而  
死席穢枕毒積氣薰蒸染瘟癘而死者豐年十  
三四凶年十七八皆不應死人也然十惡大罪  
日晝殺人情罪並無可原有司更迭勘之已無  
疑矣猶必上之

明廷殷勤詳覆而後十刑一焉重民命也夫軍  
罪下死罪一等徒罪重者又下軍罪一等軍罪  
多不死而徒罪多死爲民上者不爲良處而直  
付之無可奈何是重於軍人而輕於殺人也予  
意以爲徒犯除竊盜不歸有司其餘計所坐年  
月發本地郡邑附諸役帳與興僮人相間役用  
日至而免之概計一省一歲之中善活民命當  
不止數千因增力役當不止萬減萬人工食以  
省民財當不止十萬以惡人之力代善人之勞  
節不可省之財以活不應死之命法行於上恩  
及於下予故曰仁術可施之天下求民癘者無



疑焉

出疆乃免

昔者晉靈公不道趙盾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麇  
刺之惡狗齧之伏士逐之悉有天幸盾得不死而  
奔晉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  
盾盾歸而復位大師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  
子聞之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  
也爲法受惡是矣復曰出疆乃免噫是非孔子  
之言也夫君父無將將者有其端而未遂其事

也孔子作春秋凡以處亂臣賊子者隱則誅其  
心顯則誅其事機兆矣而不爲方則誅之形成  
矣而不爲禁則誅之事遂矣而不爲討則誅之  
有爲晉上卿晉國之理匹夫匹婦欲有所爲莫  
不受戎於晉詎有晉之昆弟職盾弑其君而盾  
有不與其謀者使盾有不與其謀則其返國也  
不俟稅駕而誅穿矣穿既不誅即使之人周迎  
成公而立之成公既立卽以趙氏爲公族焉由  
是觀之則惡狗未縱伐士未騁而靈公已斃以  
國之旅未集而成公已立成公未立而趙氏已  
賜爲公族是斃也立也賜也悉趙盾與穿夙構  
盾之腹心爪牙胥在穿矣盾又安得名穿爲賊  
而誅之哉里克爲文公殺希齊悼子不爲異也  
猶以入惠公爲德趙穿爲趙盾殺靈公不爲異  
也猶以立成公賞韓厥爲趙宗殺討賊大夫  
不爲異也猶以續趙武爲功蓋晉自惠懷君弱  
臣強以放殺易置其主爲熟事如穿之倚盾弑  
其君天下所共聞也孔子宜先聞之盾之藉穿



行其弑天下所共誅也孔子宜先誅之乃曰出  
疆乃免夫人臣而弑其君可以出疆免則凡弑  
其君者止當努力一出疆耳又何必誅其身殫  
其族滅其惡黨糞除其里居而後爲伏其辜哉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請討之告之哀公哀公命  
告之三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是則  
聖人之言也其曰出疆乃免是非聖人之言也  
好事者黨於趙氏之言也學者宜比而觀之

沉溺災典

以一人而遺萬古之禍儒者咸知罪之而不知  
禍成於儒者也何者禍莫慘於殺儒罪莫大於  
滅道此非必儒者罪之苟惡不至於桀紂者一  
皆知罪之秦之始皇雖暴好殺而其所爲比  
之桀紂固有間矣而坑儒焚典之事則又桀紂  
之所不爲者夫以桀紂不爲之事而始皇爲之  
初無憚惜之意是必其心有所深激而見諸行  
事者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何以言之不美之名可以  
一人當而滔天之禍不可以一人釀故論事者

必原其始責人者必察其情今有殺人於白晝  
大都之中者國人共惡之苟求其故雖非終身  
之讐必有一朝之忿也况天下所謂賢人君子  
而爲之君者一旦無故而盡誅之彼其心豈無  
所激而昌然爲之哉吾嘗考始皇之病儒以其  
是古非今亂天下黔首也然則儒者之道果足  
以亂天下耶堯舜成湯之爲君臯夔伊傳之爲  
臣周公孔孟之爲師皆古之大儒也而始皇之  
所謂儒者果若是班乎吾知觀魚目者不知有  
明月遂輕天下之寶觀砥礪者不知有和氏遂  
賤天下之玉觀世儒者不知有孔孟遂惡天下  
之儒戰國之所謂儒非儒也遊說之士假儒以  
爲名者也富貴利達乃其志詭譎變詐乃其術  
公孫衍張儀乃其師孟子所謂妾婦之道者是  
矣方其在六國以圖秦在秦以圖六國者皆奴  
隸鄙賤鷄鳴狗盜無所不爲之事曾始皇之不  
若也彼始皇者身炙目擊之豈不曰儒者之道  
如斯而已矣忿忿之心已見於逐客之令雖其



暫止不行亦徒以天下未定憂此曹之圖已也  
天下定矣內有所忌而外無所憂此而誅之如  
刻薄之吏斷不疑之耳是始皇之罪何足深  
責而儒者之死又何痛惜也哉嗚呼荀卿世之  
大儒而李斯者其徒也彼自名與天下之相稱  
意必皆以爲儒也李斯以其術亡秦而亂天下  
故他日死不足以傾天下之心夫李斯一戰國  
之士戰國之

李斯而

實之過也或曰坑儒者固以世儒之可惡也至  
聚天下之典而焚之典何罪哉語曰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魚與城門本非一事也惟其相近而  
禍患同之況典之切於儒者乎始皇之意但以  
典者儒之所法而儒者典之所自出也亂天下  
者儒也而教之亂天下者典也儒之不誅是亂  
天下之流不息也典之不除是亂天下之本未  
拔也故欲誅之必坑以滅之欲除之必焚以盡  
之毒鋒烈焰之餘惟恐殘喘餘燼猶是以爲天

下後世遺禍者始皇之深意也是則徇其名則  
所殺者儒也求其實則遊說之士也觀其迹則  
所焚者典也求其心則以爲亂天下之典也或  
曰坑儒焚典之禍故儒者趨之也彼始皇者身  
行其事獨得無罪也哉噫謂始皇之無罪者是  
徇豺虎之不噬人蛇蝎之不螫人也今夫豺虎  
之噬人蛇蝎之螫人其性然也苟能畏而遠之  
雖有毒厲將安逞乎始皇之爲人也其殘忍酷  
烈無所顧忌之意千載之下猶可想見而名爲

儒者身生其時目覩其惡旣不能高蹈遠隱以  
追綺皓之高風乃復恣其狂談而是非其時是  
與徇豺虎之吻而撩蛇蝎之毒者無以異也則  
卒至於殺其身殲其徒而禁其學者亦何怪乎  
豺虎蛇蝎之始皇哉嗚呼儒者之道不獨戰國  
云古愈遠而孔孟之徒弗出詩書之義弗明學  
者莫不盜跖其心仁義其口粉飾駢詐其辭氣  
容貌以爲儒掇拾老生之常談頭襲孔孟之棄  
餘破碎六經四書之篇章假借名儒壞亂風俗



其當類而誅之聚而焚之殆有甚於戰國矣獨以盛世之人得免咸陽之禍豈不大幸也哉

### 高帝斬丁公

昔者丁公爲項王將逐高帝於彭城西短兵相接帝窘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帝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嗚呼此高帝雄謀曷施非望之恩降不測之尋平時顛倒操縱雖以說道行之而不失正理獨於斬丁公一事太非人情而司馬公乃謂能斷以大義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豈公明之論哉夫天下之善與惡一也當楚漢忿爭雌雄未判之時韓信陳平王陵之屬背楚從漢者蓋數十百輩意在去殘歸仁皆丁公流也高帝先入關楚王治兵攻漢項伯以楚之懿親乃夜走霸上以宗國機事輸漢王而歸鴻門之會復以身翼蔽之漢王得不死項主之失天下者項伯爲之也若帝以戮丁公者戮之伯當爲誅首帝



方懷其卵翼眷眷然封四人爲列侯復賜姓劉氏獨於丁公數其罪唱言戮之何哉且丁公免帝計其畜意以爲萬世功也其來謁見懷恩望報而來也意豈不曰劉氏得鹿我有力焉帝據其首韓彭絳灌剖其肩輦四項饗食其肉我與之同不且比較而論矣何意以爲罪而輒誅之哉夫高帝臨難求生其在丁公與在項伯者其情同也二人聞言聽命鴻門脫死與彭城不殺其事一也若以鴻門脫死爲恩則丁公之恩詎可忘乎若以不殺爲罪則項伯之罪獨可賞乎况三人活帝皆在群雄角逐之時帝行誅賞皆在天下既定之後理同情同歲時又同帝乃一賞之如彼其優一誅之如此其遽使事事盡然正不足以服人心而有天下况號詔於衆舉以爲令以示後世是教後世以亂也司馬公紀時比事據理原情以尚論者乃於高帝之過舉極贊之又可惑也



史稱王導假王敦之手以殺周顗不厭衆心固矣吾於周顗猶有憾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故君子之處亂世相類而施擇言而發本讐也懷之恩而化其讐本異也示之同以融其異非好詐也謀國者問酬指顧夷狄小人亂臣賊子遙觀竊聽以爲動靜利害之端於此慎其樞機所以保身寧家衛國者非細事也晉室南渡國步艱難藉王導諸賢經營調護粗能成立王敦虎視眈眈欲移晉祚之日久矣導雖不與偕謀猶存輔車依憑之狀中外人情皆未察導心向背雲龍門惶恐待罪此何時也

天子猶且依違假借未肯顯言罪之王導求救於周顗顗宜欣承畧無違異以慰其心乃入而不顧出而揚言以討賊爲已任恐動之及在帝前反復陳救歸室上表申論是謂隱處施恩顯處示怨恩非所知怨在必報明哲保身故如是乎且溫嶠帝臣也王敦慮其異已致之幕府嶠



乃謬爲勤敬依附留連使敦感其同而不悟其  
異卒能脫虎口歸帝室以成反正之功王允之  
蒙童也侍飲敦鳳間假醉吐卧中婢敦不疑卒  
能歸告其父共獎王室以免赤族之禍柰何顓  
以輔弼大臣係國安危顧淺衷浮氣輕言取殆  
波及戴淵而嵩也延也北也皆一時賢俊職顓  
之故終懷怏怏悉罹凶殘邈此之由蓋因南風  
旣蕩法禮盡弛五侯之貴氣凌人七賢之逸情  
絕世昏酣召辱白眼媒殃飲鴆蝕腸恬而不悟  
豈不並可惜哉夫螢火投膏猩唇赴醴慈者憐  
之顓在江東諸賢號爲嗜飲西堂之宴醉後狂  
言忤主手詔付廷尉將加顯戮紀瞻置酒召顓  
及王導諸人顓乃昏醉欲私紀婢爲有司糾罰  
夫顓之被酒敗度導所熟知也以醉蒙辜導所  
諫護也雲龍門醉言豈不亦猶前狀哉况臣鄰  
大體唇齒相關加以顓之舊好導宜回腸倒腎  
遲疑三思深察其不然乃遽以爲真而加害焉  
是周顓之死帝爲不君顓爲不智導爲不仁於



敦也何誅